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

幽会的房子

周家树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会的房子 / (法) 罗伯 - 格里耶 (Robbe - Grillet, A.)

著;周家树译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1.6

(午夜文丛)

书名原文:La maison de rendez - vous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9 - 9

I. ①幽… II. ①罗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85417 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 18 - 2009 - 092

幽会的房子

阿兰·罗伯 - 格里耶 著

周家树 译

责任编辑:唐 明 谢不周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址: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 × 1092 1/32 印张:5

字数:80,000

ISBN 978 - 7 - 5404 - 4959 - 9

定价:19.0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0731 - 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罗伯 - 格里耶作品选集 6

幽会的房子

阿兰·罗伯-格里耶

幽会的房子

周家树 译

ALAIN ROBBE - GRILLET
LA MAISON DE RENDEZ - VOUS

© 196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65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作者一心想要明确指出，这部小说不能以任何方式看作是关于香港的生活纪录。背景或处境与香港的任何一点相似都只是偶然的结果，不管这样的结果客观与否。

假若某个读者，远东中途停靠港的常客，无意中认为，这里描写的地方与实际不符，那么，自己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的作者，就会建议他再来这里好好看一看：在这些地区，事物在迅速地变化着。

女人的肉体也许一直在我的梦里占有重要的位置。甚至我醒着，其形象都不断向我袭来。一位身穿露出弯弯颈背的夏季旗袍的年轻女郎——她系好凉鞋——头发半束着，现出了娇嫩的肌肤和金黄色的汗毛，于是我看见她在献殷勤，这动作即刻变得十分过分。那件下摆很紧的紧身旗袍，开衩到了大腿，是香港风雅女郎常穿的，被一只手用力扯破，滚圆、结实、光滑、发亮的髋和腰的柔软的下部突然露了出来。巴黎一家鞍具商店的橱窗里陈放的皮鞭、蜡制模特儿隆起的乳房、一张演出海报、吊袜带或香水广告、两片张开的湿润的嘴唇、一只铁制手镯、一副狗项圈，在我四周形成急切、撩人的氛围。一张简陋的高腿床、一根细绳、一个燃烧的雪茄烟头，伴我多时，我也毫无目的地游荡几天。在那些花园里，我正在筹划游园会。为寺庙，我安排着宗教仪式，准备

着供品。我耳朵里充满了阿拉伯人或蒙古人的宫殿里的叫喊声和叹息声。在拜占庭教堂的内壁上，两块锯成对称侧面的大理石，在我的眼睛下，浮现出大张着的、被撕裂的女性生殖器。砌在石里的两个圆环，位于一座罗马古牢的最深处，足以让人看见用链锁住的美丽女奴的形象，她将在秘密、孤独和清闲之中经受长时间的折磨。

我经常久久凝视着某个年轻的女郎在舞厅里跳舞。我更喜欢她露出双肩，转身时，把喉咙展现出来。分枝吊灯下，她光滑的肉体发亮，光泽柔和。她专注而优雅地跳着一种复杂的舞步，跳舞时，这女郎与她的男舞伴保持着距离，男舞伴高大的黑影好像在往后缩，只是在她面前稍稍指点着；而她却注视着，垂下的眼睛似乎在窥伺男人的手做出的最细小的动作，好马上与之配合，同时遵守礼仪的细则，而后根据几乎难以觉察的旨意，重新缓慢地转过身去，再次露出双肩和颈背。

此刻，她退到一边，扣上优质箍边鞋鞋眼，鞋由金色细皮条制成，呈十字形，把赤脚裹住。她坐在长沙发的边沿，身子朝前弯下，半束着的头发使得长着金黄色汗毛的娇嫩皮肤显得更加暴露。但有两个人朝前移动，不久就遮住了这一场景，一个面色红润的粗壮男子跟

一个穿着无尾常礼服的高大黑影谈着自己的旅行经历。

大家都知道香港，它的锚地，它的帆船，它的舢板，九龙的大厦，还有欧亚地区的女子穿的侧面开衩到大腿的、下摆很紧的紧身旗袍。这些女子身材高挑，身段柔软，黑绸制成的小直领无袖紧身旗袍直接在腋窝和领部裁剪，把她们的身體裹得紧紧的。当散步的女郎在橱窗前停下来，把头和上身转向橱窗玻璃的时候，放亮的薄衣料直接贴着肌肤，贴着肚、胸和髋，在腰部皱起一簇细条纹，她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左脚只用高跟鞋的鞋尖着地，准备在停下来的地方重新起步，右手向前，稍稍离开身体，肘半弯着，朝身穿款式相同的白绸旗袍的蜡制的年轻女郎、或者她自己在橱窗里的反影、或者皮革编成的牵狗皮带注视了一会儿，模特儿正用左手抓住那条皮带，赤裸的胳膊离开身体，肘半弯，以便拉住在她面前走的皮毛放亮的大黑狗。

这动物用高超的技巧驯化过。若不是它浑身完全不动，僵直得有点太抢眼，玻璃状的眼睛也许太亮、太呆板，微微张开的嘴巴或许太粉红，牙齿太白，人们还会认为它马上就要完成已停下来的动作了：收回伸直的后腿，同样竖起两只耳朵，把下颚张得更大，充分露出獠

牙，摆出威胁的姿势，好像街那边的某一场景令它不安或危及到女主人似的。

女主人右脚朝前移动，抬得几乎与狗的后腿一般高，只是用高跟鞋的鞋尖着地，锐角三角形的金黄色皮鞋革只盖住了脚趾尖，三个十字细皮条包住了脚背，从优质的长袜上面紧裹踝骨，长袜虽颜色深得可能呈黑色，但几乎还是看不见。

稍稍往上，旗袍的白绸料从两边开衩，露出了膝窝和大腿。再往上，通过一条不引人注目、几乎看不见的拉链，旗袍一直拉开到腋窝，一下子就露出肉体了。她柔软的身子左右扭动，试图脱去紧裹踝骨和手腕的细皮条，这当然是枉费心机。此外，这种姿势所允许作出的动作幅度小，上半身和四肢又要服从如此严格、如此强制性的规定，以至于女舞伴此刻完全不动了，只是突出了腰部那难以觉察的起伏的节奏。突然，她根据男舞伴无声的命令，缓慢地转过身去，即刻又不动了，更确切地说，她在原地缓慢地、轻轻地摇摆，只是让腹部和腰部的薄绸颤动。

那位多血质的粗壮男子重新插进来，一直在大声地谈论香港的生活和九龙漂亮的商店，在那些商店里，人们找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丝绸。但是讲到一半，就停了下来，抬起血红的

眼睛，像是要对他认为集中到了自己身上的那种注意力考察一番似的。橱窗前，穿着黑色紧身旗袍的散步女郎碰上了橱窗玻璃内壁反射的目光；她慢慢地朝右边转去，迈着均匀的步子继续沿商店朝前走，手握直直的牵狗皮带的一端，拉住那条皮毛放亮的大狗，大狗微微张开的嘴里流出了一点点唾液，然后发出干巴巴的咯咯声，闭上了嘴。

这时候，在马路上，沿着人行道驶过一辆黄包车，一个身穿蓝制服、头戴毡帽的华人轻快地拉着车，而牵着狗的年轻女郎朝自己行走的方向迈出飞快的小步闪开了。在木辐条漆成鲜红色的两个大车轮间，有个带挡雨披檐的黑色帆布顶棚装在单人椅上，完全遮住了坐在椅子上面的乘客；由于顶棚的遮盖，单人椅从后面是看不见的，如果不是空的，也只铺了一张压平了的旧坐垫，在出现裂纹的单面仿漆布上，有的地方磨得露出了布纹，木棉从一个角的裂口里钻出来。这样，那位表面瘦弱的小个子车夫能跑出那样惊人的速度就可让人理解了，他赤着脚，黑脚掌交替着机械地在红车轱间出现，始终没有减慢速度喘口气，即刻就消失在街的尽头了，在那里，出现了高大的无花果树的浓影。

有个人满脸通红，眼睛充血，马上转过目

光，此前也许不管怎样都试图发出一种模糊的微笑，但不是特别冲着某个人的。他朝车站餐厅走去，穿无尾常礼服的人总伴随着他，彬彬有礼地继续听，一言不发，而他中断后又重新讲起来，短小的胳膊作出简短有力的姿势。

餐厅明显变空了。容易进去，但盛三明治和小蛋糕的碟子里几乎不再剩下什么了，碟子胡乱地堆在变旧了的桌布上。曾在香港生活过的男子叫人给自己端来一杯香槟酒，穿白上衣、戴白手套的伙计用长方形的镀银托盘立刻递给他。托盘在桌子上方停留了一下，与准备接过酒杯的那个人伸出的手有二三十公分的距离，但此刻他想到了其它的事，从旁边朝伙伴转过身去，抬起头，因伙伴比他个子高，重新用粗而有点嘶哑的嗓子跟沉默的伙伴谈起了漫游。他又看着银托盘的小气泡往上翻滚的黄香槟酒杯、戴白手套的手，还有伙计，这伙计的注意力刚才还被引向了其它地方：稍稍向后下方转去，盯着被长桌遮住的地方，白桌布一直拖到地板上；他似乎在观察地上的某个东西，也许是他不小心掉下去的，或者是其他人掉下去的，或者是有意扔在地上的，一旦要喝酒的、久不离去的顾客端起托盘上的酒杯，他马上捡起那东西，这时候，托盘倾斜了，危及到了起泡的液体和晶质玻璃酒杯。

但那人并没留意，继续讲着。他叙述了一个贩卖未成年女子的老故事，所缺少的开头容易很快地大致补上：一个年轻的处女从广州的居间商人那里买来，被玩弄了几个月后仍状态良好，然后以三倍的价格卖给了刚下船的美国人，他以研究种植……（有两三个词听不清楚）的可能性为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新界定居，实际上收获印度大麻和白罂粟，但数量适中，这就使英国警察局放心了。他是共产党的交通员，以生产和贩卖各种毒品的活动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活动，这样的活动对他人不构成任何威胁，规模很小，只能满足朋友和家庭的消费。他操广州话和普通话，自然经常出入蓝色别墅，在那里，阿瓦夫人为几个密友安排了特别节目。一次，正值聚会中，警察就到了她家，但这完全是一次普通的聚会，犹如一道屏风，抢在那帮风化警察到来之前就将真相遮掩住了。警察穿着土黄制服和白短袜，闯进了别墅，只发现三四对舞伴还在大厅里跳舞，显得高雅而拘谨；几个高级官员或商人坐在扶手椅和长沙发显眼的位子上交谈，或者站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，仅仅把头朝门口转去，而不改变位置，背靠窗框或把手放在椅背的高处；一个年轻女郎与两个青年人在交谈，面对他们惊异的神色，露出了轻蔑的笑；三位先生久久地呆